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 第七十回 巧華榮移花接木 小書癡人洋采芹

話說連兒聽華榮敘說一遍，信以為實，又聽華榮問到自己身上，也將歷年情況細說。兩人又閒話了半會，堂信早送上點心。吃畢，連兒起身作辭道：「今兒不陪你老哥了；恐衙門內有事呼喚，明日再會罷。」說著，即叫堂信來算茶賬。華榮忙出了座頭，止住道：「你二哥別要叫人笑話罷！今日難得倅會，請都請不到你二哥，這些許茶資，還要你破鈔麼！如不見棄小弟，明日午後，我們仍在此間會齊。你預先請半天假，我們好喝著酒兒，說說話兒，倒很有趣。」連兒見他來意甚誠，不便多讓，便笑吟吟的道了多擾，方出店來。店主人亦起身相送，華榮直送出店外，猶再四叮嚀「來日之約，千萬勿忘」。遂彼此一拱而別。

連兒回到衙前，早有他貼身的三兒上來道：「老爺問過爺兩次了，快上去罷。」連兒急忙入內，在伯青身旁站立。伯青道：「後日要開考了，此番你須要格外小心稽查。我訪得此地，人文雖好，槍替甚多。你是自幼放得心人，才交代你如此重任，切不可大意。」連兒應了幾聲是，見伯青沒有話說，方轉身退出。回到自己房內，細想日間會的那姓華的人，倒很體面調乾，是個辦人事的。但是我怎麼一絲兒都記不得，實在我的記性是萬分要不了的了。想著，又懊恨道：「人家同我這般親厚，我怎麼沒有問他的住處，明早我應該回看他去，方是正理。」落後一想道：「好在明兒要見面的，諒他也不怪我。」一宵無話。

次日午後，連兒果然上去請假半日，要去會個朋友，就在對門茶店內。伯青點點頭道：「早去早回，今夜有事呢！」連兒應答下來，即忙走到對門，早見店東笑臉相迎道：「賀二太爺，怎麼這時候兒才來？華二爺都等得不耐煩了，連晚間的酒，他總定下。」連兒正欲回話，見華榮從店內，拍手鼓掌笑出來道：「好信人呀！累我守候到這會兒。」連兒亦笑道：「實在對不過呢，老哥，因為衙門裡有點小事耽擱住了，今日罰我。」說著，兩人同步進內，仍是昨日的雅座內。華榮讓連兒上坐，堂信送上新泡芽茶，又擺下多少細巧點心，聽憑食用。兩人談談說說，分外投機。

少頃傍晚，亭中點齊燈火，早擺上席來，堂信一旁斟酒上看。今日亭子內只有他們一桌，原來華榮來的時候，即包了這座亭子，不賣外人的茶酒。彼此歡呼暢飲，將近初更，連兒已有了幾分醉意。華榮在無意之間，問及祝府中上下多少人口，又問到本衙中有多少幕友家丁。連兒見華榮舉止通脫，言語風趣，竟把他當成一個知己，又有了幾杯酒下肚，那裡還思前慮後，便將祝府中及衙門內細情，均說了出來，華榮暗暗記在心頭。可知一個無意，一個有心。

現在外面已交二鼓，連兒因明日考期，半夜裡即有考童入場點名等事，遂起身叫酒保算賬。堂信笑道：「不須爺費心，華二太爺來時，即將一切費用算的清清楚楚，交代櫃上了。爺改一天再請他老人家罷。」連兒著急道：「華老哥，怎麼今兒的東道又是你算，昨日怎麼說的？」華榮大笑道：「你一二哥未免過於俗氣，今天我是專誠奉請，下次我就擾你，再不同你謙可好？我知道你有事，請回衙罷。」又叫堂信掌燈相送。連兒見事已如此，只得罷了。道了謝，又問明華榮住落，即匆匆回轉衙門，力、理各事。

再說華榮亦與店家討了一盞手燈，回自己寓所。何以華榮與連兒這般親熱，又百般巴結？那知華榮有件誑騙買賣，算已到手，怕的來人不信，難得碰見連兒，問明祝府情節及本衙門底止，便益發膽大。此刻出得店門，那裡是回寓，趕忙到這買賣人家來。這家是誰？亦是世代書香，此人姓陳名鳳岐，原籍杭州。他祖父手內才遷至湖州，推源宗派，乃是陳小儒的五服堂弟。上次小儒回鄉祭祖，曾交出一宗巨款，周恤遠近族人。後來陳仁壽回裡，亦周濟了若干。鳳岐兩次所得，頗為不少。他的父母早經去世，只有一個胞兄，名喚鳳鳴，讀書不成，改了生計。由他祖父以來，皆係讀書成名，鳳鳴雖然自己改業，尚喜有弟可以紹繼書香。鳳鳴為人，頗善營生，自得小儒等兩次資助，連年做些買賣，很有利息。雖未大富，亦可稱中等溫飽人家。所以一心一意的，督責胞弟讀書。

那知陳鳳岐為人倒肯好學，生性卻魯鈍非凡。今年已二十四歲，由十七歲出來應考，於今六七年來，刻苦用工，日夜不輟。無奈文章一道，終成隔膜，任他百般苦志，造詣總不精美。鳳岐心內亦氣恨不過，想到小儒兄弟，少年科甲，位極人臣，現在族中無不沾他恩惠，我若再不博得一衿，未免要愧死了。大凡人有了憂慮，都要會自己排解，若一味呆想，不是成病，即入了魔道。而今鳳岐終日裡，都是「功名」二字橫在心頭，顛來倒去的胡思亂想。那裡知想到極頂處在，不歸正道，走入旁門去了。

卻好此次伯青放了學差，陳鳳岐得了信，忽然一喜。他亦知道祝陳二府交情甚厚，又有年誼，而今聽說又砌了一座什麼花園在南京城中，各家宅眷住在一處，朝夕相見，分外親密。難得這姓祝的放了本省學政，我不如去求小儒、介臣二位兄長給書一封，交與姓祝的，我豈非穩穩一名文生麼！隨後一想，又意興索然。他們居官的人，何能為我的事，敗國家法度。而且聞得這位祝大人，公正不阿，我家二位兄長既與他相契，豈不知性情。我縱然去求書函，也未見得有濟。』求得到手，固屬是件妙事，倘或不行，反惹二位兄長看不起我。好說人生天地間，不能立志巴乾功名，倒來奴顏婢膝的求人。竟可當面申飭一頓，那才沒面目見人呢！若說錯過這個機會，我自知筆底欠佳，前後考過五六次，沒有一次中用，連那小體面都沒有得過，還挨了兩次大大沒趣。那卻怪我不好，未將題目審清，率爾操觚，被學院大人叫上去一頓教訓，又發學申飭。目下湖州人提及此事，未有不笑話我。自家胞兄更無須交代，直至今日還抱怨不了。亦不能怪他，我歷年讀書之資，與逢考費用，實在用的不少。他又是個起家的人，原是指望我巴得一步功名，接續書香，才肯忍痛使用，見我連次不濟，自然怨恨。

陳鳳岐連日心中百孔千絲，晝夜不安，飲食總減了好些。今日實在煩悶不過，步上街市，看看熱鬧，解解悶兒。不覺走到學院衙門，望著衙前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不日學差到此，我又要來掙命，真正我都怕進這一道鬼門關了。」遂信步走入對門茶舍坐下，一面吃茶，一面又想起心事，不禁有時點頭，有時咋嘴。鄰座的人，莫不笑他是個瘋子。偏生華榮也在此間吃茶，守個朋友。見陳鳳岐如此形狀，亦覺發笑。再見他衣履潔淨，是個富戶人家打扮，忍不住走過來與他答話，通了姓名，又問他有何心事？

陳鳳岐刻下已入了魔，見有人問他，也不隱藏，便將細情從頭敘說，又說到自己與陳小儒是族中兄弟。華榮不禁心裡一動，想陳鳳岐是個書癡，何妨欺他一欺，倘或墮入術中，倒是一宗好好財氣，遂仰面笑道：「足下不要見氣，也太沒有心計了。既有陳人這般好靠背，為什麼不早點預備？或請陳大人發封書子，或祝大人到南京時候，請陳大人當面囑托，豈非十拿九穩的麼！而今事到臨頭，指日學院將要按臨，還有用嗎？」陳鳳岐跺足道：「我久經想到此間，在祝大人未出京時，即有此意。無奈家兄等甚為古執，又聞得祝大人亦十分風峻，怕的畫虎刁；成反類其犬，故而因循至今。」

華榮又點頭道：「你的話亦慮得不錯。縱然陳大人肯給書子，即當面囑托，亦不中用。一府地方多少文童，那裡認得明白。再則學院大人，若干事件，臨期忘卻也在所難免。情分固要，最妙是內裡有人點撥著，才可成功。」說著，又對鳳岐嘻了聲道：「我實在可憐你是個老實人。」遂起身扯了鳳岐，到旁廂僻靜的座頭上坐定，低聲道：「你可知我是什麼人？實不相瞞，我乃祝大人貼身一名心腹。大人現在已按臨省城，不日即至此地。因風聞湖州文風太劣，槍替甚多，著我先來密訪。我見你委係可憐，說不得賣點法，成全你罷。非是我誇口，就是我們主兒那樣聖明，個把秀才，我們還可做得半邊主人呢！但是須要謹慎，切不可稍露風聲，有礙大事。」

陳鳳岐聽說，直喜得手舞足蹈起來，出位連連作揖道：「倘蒙你閣下如此成全，真是我陳鳳岐再生父母。容我回去與家兄商量，再來覆命。未知尊寓何所？」華榮聽他尚有哥子，不由怔了一怔，忙道：「閣下理當回去與令兄商量。我住的所在卻不便說出，你亦不便前去。待學院到的時節，前兩日我來會你。」陳鳳岐連聲應答，忙會了茶錢，彼此作別而去。

鳳岐一路回家，揚揚得意，走進門卻好鳳鳴在家，鳳岐將他扯到後面，由頭至尾說了一遍。既有這般機會，千萬不可錯過。

鳳鳴聽說，連連搖頭道：「我勸你安穩些罷。又呆頭呆腦受人家騙了，人見你有些傻氣，故意同你說笑，你即信以為真，回來亂說。這種事只有人去尋他，沒見他來尋你。倘若你不願意，倒不是落個把柄與你麼？再則要我一口氣拿出若干銀兩，與你去買關

節，我是捨不得。日後還要被人家笑話呢！就進了學回來，也見不了人的。」

風岐起先一團高興，見鳳鳴冰冷的回絕了他，頓時又愁上眉尖，歎了聲道：「不是小弟捨得用錢破鈔，去做這勾當。因為我除了讀書，毫無別業。前次蒙哥哥教訓，說若不進學，可惜書香即由你我這一代斷絕了。小弟未嘗不自憤自恨，無奈筆底工夫，大哥是曉得的，任我鐵硯磨穿，仍然無用。非是我說句自頹的話，若靠我的造詣，只怕今世今生總難。二則亦對不過小儒。介臣兩位兄長一番作成美意。必須進名學回來，也好稍掙一二分體面。還有一說，此人又未言著錢鈔，口口聲聲說可憐我，成全我的。譬如他就索謝，亦是理應。況小弟年紀尚輕，大約總有十歡八次考呢！不如把這十歡八次的考費拼攏來，今番使用，又得了功名，還不值得麼！那華榮曾說，待學院來時，他來會我。大哥怕我受騙，同我會他談談，看他真假若何，再作計較。」鳳鳴聽了風岐的一番話，仔細一想，倒也不錯，遂改口道：「且待他來尋你，我見過面，方可定行止。」

鳳岐聞說，又重新喜歡起來。逐日不敢出門，生恐華榮前來會他。這日，聞得學院已至，分外著急。後又得知牌示有期，就在明日開考。可憐把個陳鳳岐急得團團亂轉，佛也不知念了幾千百遍。天色已晚，人家都收拾入場。眼見那姓華的是句虛話了，不知他有意要想騙我，亦未知祝大人關防嚴密，他見事不成，沒有面目前來會我。前後一想，格外沒了主意，反是鳳鳴逼著他料理考具，好送他入場。

風岐無精打神的，正在書房收拾。忽見家丁上來道：「外面有位姓華的，說有要話面見二爺。」陳鳳岐聞得華榮來了，好似半天得月，忙一迭聲的叫請，又叫人快到後面，去請風鳴。早見華榮大踏步進來，鳳岐迎入書房坐定，風鳴亦到。華榮便叫鳳岐遣開家丁，書房只剩他三人。華榮將座頭挪了一步，先歎了聲道：「我為閣下尊事，實在用盡心機。方才合拍，特地過來先行道喜。還有幾句話兒，要與昆仲商議。」風岐聽說其事已成，早喜得眉開眼笑，不住口的道謝。

華榮又道：「我們家主兒面前，有一親信家丁賀二爺，比我身分更重，那才是百說百依呢。不瞞你二位說，日前雖允定閣下，竟拿不穩賀二爺行止，所以我叫你別要我寓所去，正是此意。果然賀家執意不行，好容易被我說方說圓，又提及陳大人是二位一族。明年再考此地，他們竟求得陳大人的書子來，你我倒一場掃興。況且也算成全人的功名，豈非一舉兩便。而今賀家行是行了，包你進場穩穩一名秀才來在便袋內。但是有句話，甚覺礙口，我又不得不說。賀家說那姓陳的雖與主兒有世交，與我們並無關涉。若這麼白白的代他為力，卻怪不犯著，須要大大的酬謝我們一宗。故而此時，特地叫我來討個實信。倘或你們不行，我來這麼一趟，也不致誤你們的事。可知今夜二鼓後，就要進場了。」

風岐聽了，默默無言，一句話都說不出口。風鳴冷冷的答道：「承你閣下美意，愚兄弟心感不盡。酬謝一節，也是理當。但不知還是事成之後，抑或先付呢？再則仍有一句冒昧的話，要求寬恕。賀二爺與閣下均是初交，若就這麼草率的去，竊恐三歲孩童亦有扭難。倒底賀二爺與閣下，有什麼憑據與我們呢？」

華榮不等鳳鳴說完，便插口道：「千人一見，都是如此問法。我在衙門也與賀二爺說明，謝儀以作四股，今日先兌一股，事成再如數全兌。但須賢昆仲的親筆為憑，否則明日事成，沒有處在兌銀子去的。若說我們的憑據，不怕你大先生見怪，卻是沒有。題目在我們主兒肚內，我們怎麼知道？若說連主兒買通，不要笑話罷，你們也沒得這麼大的家業。而且我們主兒性格，你們該亦有風聞，就是沈萬山全數讓了他，他也沒有那一隻眼兒瞧得見。不過你令弟卷子繳進去，我們從旁點綴，又有賀二爺一力承當，總要變著方法，將事弄成了才好。收你們這一股的銀子，寫張收條與你，萬一不成，准其事後討退。還有一說，你們恐怕我姓華的冒名撞騙，好在陳大人是你一家，我將南京那幾家來往親熱的，無非江祝王陳各府，我說給你們聽著。」

華榮便一口氣，先將祝府上下人等，住居何處；次又說到陳王渚家；隨後又將本衙門人數，全行報出，絲毫不錯；話畢，起身道：「天色不早了，我還有正經事務，行止我再來討回音罷。」鳳鳴雖然有點見識，起先原不甚相信，經不起華榮口若懸河，毫無破綻，又說的盡情盡理。及至說到南京在城諸家，倒有大半是鳳鳴知道的。此時見他咬釘嚼鐵的要行，不由方寸一亂，竟相信不疑了。旁邊鳳岐見華榮要走，愈加著急，又不好攔阻，又不知哥哥行與不行，只落得兩眼呆瞪瞪的望著鳳鳴發怔。

鳳鳴忙起身陪笑道：「你閣下且請坐了，容再細商。」便喚過風岐，在書房門首噓噓的說了半晌，復又進來。華榮道：「行止請早罷，我既耽擱不得，你們分外不能耽延，好大一件事，如此費周章。」鳳鳴道：「此事既重托閣下，必須一線到頭。但不知要費用若干，請吩咐下罷，讓我們好早為預備。」華榮一笑道：「你既老實，我也無須囉嗦。別人必須六千，你們出三千罷，再少卻不能。」鳳鳴吐舌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就全將產業賣了，也沒有這宗巨款。」好容易再四婉商，直出到二千數目，華榮方肯答應。

鳳岐見事已說成，歡喜異常，即催促鳳鳴立兌了五百紋銀，又親筆寫了一張期券，華榮也寫了一紙收條，將銀子收起，遂提燈欲行道：「你們快去罷，我在頭門口相待。」說著，匆匆而去。風岐現在得意非凡，趕著收拾了考具等件。平時恨不能把書舖子抬了進去，今日有所恃而不恐，只帶了幾件要物。風鳴提了手燈，兄弟二人，歡天喜地直奔學院衙前。

再說華榮騙脫了五百銀子到手，猶捨不得那一紙期券，須要叫他兄弟死心蹋地的相信。倘若碰名秀才出來，就抵賴不去。想定主見，先到衙前，見管頭門執事的正在那裡照料，便上前拱拱手道：「有件事拜煩二哥，署內有位賀二爺與我至交，我叫華榮，今早我們還在一處的。現在有個姓陳的朋友，和我兩人，約他閒期仍在對門茶店內會，千萬不可忘卻。」那人見華榮衣服軒昂，又來找賀二爺的，不敢怠慢，忙應道：「少停我代二哥說罷。」華榮正待轉身，卻好陳鳳鳴兄弟已到，華榮故意高聲又說道：「拜煩二哥轉致賀二爺，切切不可忘卻，姓陳的是我同來的。」說罷，與鳳鳴兄弟打了個照面，一逕向東而去。

鳳鳴兄弟親耳聽華榮所說，益發不疑。到了頭門口，鳳岐背了書箱等件，跨步而入。鳳鳴白回家歇息，專待好音。風岐進得場來，見各篷內燈火輝煌，人數已到齊八九。少頃，堂上發了三梆，學院大人早已升座。大堂點過名，即行給卷。堂上又牌示了題目，諸文童各各認明座號，時已東方日出。諸人莫不抖擻精神，用心作文。鳳岐見了題目，加倍喜歡。原來兩題，皆是風岐平日窗前作過的文字，又送與人眾改削了一番，雖非是精粹的造詣，卻也大致明順，毫無瑕疵。此乃鳳岐的命運已通，又該數他功名發現。便喜揚揚的提起筆來，一抄而就。早早的繳過文卷出來，回到家中；銳知風鳴場中光景，又有華榮之力，竟拿穩是一名秀才了。

隔了一日，發出大案，風岐高高的進了第五名文生。報到陳家，把個陳鳳岐樂得心內受用無窮。風鳴亦得意非常，忙著叩謝家神祖先。早有遠近親友，前來道喜。次日即逢覆試之期，風岐亦係早早的出來。大凡人在得意之際，心暢神怡。雖然是個小功名，無如鳳岐思想已久，一旦到手，較之人家發了科甲，還歡喜十倍。所以今番覆試之文，倒還作的無甚背謬。

連日鳳鳴兄弟，皆忙的是邀請親友，分送報單，未暇計及到華榮身上。這日晚間，兄弟兩人正在書房內檢點請過的親友，恐有遺漏。忽見家丁來回道：「那位華二爺又來了。」鳳鳴聽說，吃了一驚，忙向風岐道：「我日內皆料理你的事務，尚未將那項預備。他今晚前來，怎生回答？」風岐是個誠實人，覺得今晚不齊，明日何妨，便道：「大哥這也無礙。華榮亦知道我家是大哥作主，你且到後面暫避，待我請他進來，回他明日來說。」鳳鳴點頭稱善，急起身回後去了。風岐吩咐家丁，去請華二爺裡面坐罷。未知華榮來意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